

游魂归来时

Quand reviennent les âmes errantes

[法] 程抱一 / 著 裴程 / 译



游魂归来时

Quand reviennent les âmes errantes

〔法〕程抱一 / 著 裴程 /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5-101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游魂归来时/(法)程抱一著;裴程译.—北京:
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02-010896-1

I. ①游… II. ①程… ②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7493 号

Quand reviennent les âmes errantes

© Editions Albin Michel – Paris 2012

特约策划 杜 晗

责任编辑 马 博 翟 灿

装帧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 政 编 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60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3.75
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0896-1
定 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这里讲述的，
在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的史实，
确曾发生。
至于发生在灵魂之间的事情，
那就另当别论了……

目录

		第一幕	
		：	
		001	
	第二幕		
	：		
	029		
	第三幕		
	：		
	053		
	第四幕		
	：		
	061		
第五幕			
：			
091			

第一幕

合

唱

在此红尘之世，在此沧桑之世，无处不是变迁，无时不是转换。《易经》早已明示，先贤也曾告诫：“五十年一小变，五百年一大变。”

古老的秩序最终崩溃，漫长的周朝也消亡了。辽阔的中华大地群王纷争割据，称为“战国”名副其实。荣誉的圭臬一旦殒坠，世人便无所不为。充斥于世的是暴力、混乱、专横、武断。牟利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；豪强贪得无厌地吞噬贫弱。哪里有战火，哪里就有烧杀抢掠。

灾难深重的老百姓，灾难深重的穷苦人！他们被剥夺得

入皮入骨，在苛捐杂税和劳役的重压下苟延残喘。一旦洪水或干旱天灾横降，黄土龟裂的村野里，四处可以看到逃荒的难民。他们前胸贴后背，衣衫褴褛，嘴唇干裂。多少人为了充饥，被迫卖儿弃女，可最终还是难免横尸道旁。

生命在苦难中依然延续。苍天间或给人间留下片刻喘息。心灵的珍宝也偶有留存：忠诚的友情、真挚的爱情。我们关注的三个人物就是见证。三个不同的人物，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彼此相遇。三个人物因同一命运之考验而从此不再分离。让我们首先留意一下女主人公，她叫春娘。

她在立春那天来到人世，所以父母不假思索，顺其自然地叫她春妹。这个名字一直陪伴她到二十二岁。那一年，春妹被纳入王宫。在宫里，她被尊称为春妃。王国被灭后，她又变成平民，由于年龄，人们便叫她春娘。就这样一直称呼她到晚年。这一段简述或许会使人觉得，她一生单纯、安宁，甚至有些幸运。其实恰恰相反。人们难以想象她的一生多么坎坷动荡。她从六岁起就经历了残酷的不幸，后来又见证了多少惨不忍睹的悲剧，多少次她因悲痛撕心裂肺而陷入绝望。

然而，怎能否认她也曾经有过无法言喻的欢愉，和那些唯有崇高激情才能带来的幸福时光？

两个男人曾经进入她的生活，两个不同寻常的、传奇式的豪杰。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壮举深深地震撼了大众的心灵。毫无疑问，他们将激起后人的景仰和想望，世世代代永无休止。例如，事发三十多年后，仍然有许多人来到这个偏僻的村庄，不厌其烦地请春娘讲述他们的事迹。人们听着春娘的叙述，不时伴以悲息和惊叹。她是否做到罄述一切？当然不能！要她说清楚自己同两位英雄的表面关系，这并不难。然而怎样才能让听众们领会到那生自超常激情的炙热感受呢？作为一个女人，她不能丝毫表露，即便是暗示。更难的是，如何向人们揭露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：她的两个男人又回来了。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游荡之后，他们的灵魂重新找到了她，回到了她身边。三十多年对于人世间来说似乎遥遥无期，但是在“过世”的那一边，却只是一瞬间。每当圆月的夜晚，他们的游魂就会前来陪伴她。起初，他们之间的交谈像决堤的河水滔滔不绝、相互冲撞；渐渐地，变得较有条理，但总

是那么炽热，那么激越。

这样的奇缘从何而来？难道是天意？如此灿烂的生命过早地断送在刀剑之下，是否上苍也为他们的命运感到悲悯？抑或是她春娘以自己的挚诚呵护心灵的烛火，在冥夜的风中闪烁，帮助迷路的游人寻回了归途？深不可测的奥秘呵！谁能有朝一日向我们解开此间的人生之谜？为什么在无数强暴和痛苦的冲击下，竟存有那样多的热忱和甜蜜？人类所能做的一切，难道不正是述说经历和梦想？不是片言只语，而是真正地述说，将发生过的一切，从头到尾，一一道来。

又是一轮圆月当空。美丽的良夜呵，人不思寐。即使天外的神，也为之动心。他们请我们的剧中人纵情倾诉，把他们难忘的往事，犹如再次身临其境地尽述无遗。至于我们，则应邀以合唱作剧中人的见证，陪同他们，帮助他们忆起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。现在，就让他们开讲吧。让他们各自说明自己的来历，怎样结识了其他二人。

春

娘

我叫春娘。父母是贫苦农民，靠耕种几分薄地生活，年谷勉强养家糊口。尽管如此，我对幼年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。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望无垠的绿洲，渗透着淤泥和青苔的气息。我们住的是昏暗的草房。清晨，我被刺耳的鸡鸣自沉睡中拽起来。夜晚，我在蟋蟀的催眠曲中进入梦乡。白天，有时候母亲不能背我下地干活，留我独自一人在家。弟弟两年后才出世，所以我就和一群动物为伍嬉耍。鸡呀、狗呀、龟呀、蟹呀，还有一些毛虫和蚯蚓之类的小生命。池塘边的表演也层出不穷：蜻蜓在荷花间翩翩起舞，荷叶上露滴滚珠，

翠鸟扎入水里，一转眼又啄着一尾鱼冲出水面……真让我百看不厌。我还记得一天邻居送来一只可爱的小白兔，它竖着两只小耳朵，红红的眼睛，毛茸茸的身子泛着白光。我不住地抚摸它，幼小的心灵里唤起温暖的爱意。从此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牢不可破的默契。

然而，我的第一次伤感，恰恰是为了这只小白兔。不，不能怪它，天真的小生命是无辜的。该怪的是那只把它叼走的狐狸！木制的窝前，只剩下长长一条血痕。我伤心地哭了。我很伤感，并且自责没能好好地保护它。那时我刚满四岁，但是已经意识到，这个表面上春去秋来的和谐世界，实际上被残暴侵蚀。无辜遭践踏、温情被蹂躏。野蛮的暴力统治着一切，给世界带来混乱和不公。

这件事发生后不到两年，灾难降临了。缺雨加炎热，大地开始龟裂，绿茵变成了黄土。持续的干旱带来了可怕的饥荒。庄稼枯萎，牲畜死亡。在饥渴的煎熬下，人们只能搜寻水洼、荒草，靠野果、昆虫充饥解渴。我那可怜的小弟弟饿得肋骨毕露、肚皮鼓胀。一个夜晚他死在母亲的怀里。第二

天，他瘦小的尸首裹在一块布里，就那样给掩埋了。人们别无选择，只有逃荒。大道上饿殍随处可见。我精疲力竭，迈不开步子。我的父母也很虚弱，只能轮流背我。为了让我有一线生机，他们不得不把我留给一家客栈，换取少许盘缠。就这样，我转眼间就被卖给了一个陌生人家。怎能忘记那一幕？我眼睁睁地看着父母步步远去，在老板娘粗壮的臂膀下挣扎，像受了伤的野兽一样嘶喊。他们擦着泪水遗下了我，没敢回头望我一眼。我最后一次伸出双手，想抓住什么，结果浑身颤抖，晕厥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来到另一个世界。那是一个小客栈，住着来往的行人。马的嘶鸣、马粪的气味、套车声和沙哑的呵呵混作一团。一连好几天，我缄默不语。我落在了陌生人手里，他们不了解我，而且压根儿就不想了解我。他们只顾让我干活儿。我只有在夜晚一个人躺在木板上时，才敢向父母吐露心事。我向他们诉说我的痛苦和恐惧，朝思暮盼他们有一天会来把我赎回去。然而他们始终没有来。渐渐地，我自忖，他们或许和很多人一样，饿死在逃荒的路上。

至于花钱收养我的客栈老板和老板娘，我不得不以父母相称。但是我从不叫他们“爹”或“娘”，而是“父亲”或“母亲”。我渐渐地和他们处惯了，他们并不是很坏。夫妻俩都很壮实能干，活计也十分艰辛。他们天刚蒙蒙亮就起床，一直忙碌到黑夜，直到最后一批赶路的车马在喧闹中住下。由于没有孩子，忙不过来时就雇一两个帮工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也不得不离开灾区。几经周折，我们在燕国都城东门附近盘下了一家酒店。活计没完没了。我当时虽只八九岁，也终日被使唤：点火，担水，洗刷锅碗，清扫房间。不久又被叫到厅堂帮忙收拾桌凳和炊具。

在我十四岁那年，我那个所谓的父亲开始奸污我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我感到耻辱和憎恶，寻求解脱和反抗，以致试图出逃……老板娘知情后制止了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。其实，她才是真正的老板。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她对我反倒更加和蔼。我很快明白，那是因为她要把我当作酒店的一张“王牌”。不满十六岁，我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，生就了苗条的身材和可人的脸蛋。人们都夸我“好看”。事实明摆着，我心

里也清楚：随着我越来越频繁地迎来送往，招揽的客人也越来越多。不仅有过往的行人，也有本地的常客。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我不会意识到难免的风险。客人形形色色，他们大声嘈杂，散发出种种气味。有的是恶棍、流氓，还有一些出言污秽的轻浮之徒；有些人甚至把我当成轻薄女子动手动脚。我必须和他们保持距离，既不动声色，又不失庄重。幸亏大多数顾客是守本分的：携带家眷过路的官吏，出游的殷实农夫，走南闯北的商贩、雇工、手艺人、郎中、算命先生、秀才、艺人等等。其中一位出于同情，成了我的保护人。人们叫他韩胖子，是一个屠夫。他总是下午来，坐在一个角落里，既安详又霸气。他只要翻起眼睛用他低沉的嗓子哼一声，就能制止任何轻浮的举动，平息争执，消除斗殴。

怎能忘记那一天，高渐离来到我们客店？他蓬头垢面，衣衫不整，阴沉的脸似乎布满凶相，像一头从森林里冒出来的野猪，让人们望而生畏。其实，那不过是假象。他穿过熙熙攘攘的大堂，在一个角落坐下。然后从一个木盒里取出筑，横膝开始弹奏，就像一个正在实施圣礼的大师。瞬间，大堂

里变得鸦雀无声。每一个人都在问：“他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”我也一样，心跳加剧，像着了魔一样。他弹奏的乐曲忽而铿锵悲壮，忽而宁静致远，把我们带进另一个天地，令人激动、惊叹。在此之前，我连想也没有想过竟有这般世界！他的表情比我们都更加专注和出神，俨然是崇高和升华的化身。他究竟是谁？他是否从另一个世界来给我们揭示信息？这个声音听来却又是多么的亲切呵！他用乐曲所讲述的，就是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所蕴藏的珍宝。来自原生的大地，生养万物的大地。听着他全神贯注地弹奏，我仿佛重新回到孩提岁月，看到父母和弟弟的面庞，觅回我们当年对真美和真情的感受。他弹奏出我们每一个人——无论男女老少——默默承受却无以言表的一切。

高渐离

我叫高渐离。自幼同兄弟们一起帮父母下地干活。父母觉得我性子野，不适合种地，于是让我放牧。我把牛羊赶到远离村庄的野外放养，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，牲口日益肥壮。于是乡亲们纷纷把自家的牛羊托付给我，我成了全村的牧倌。

放牧时，我除了适当看管牛羊外，便尽情地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。它成为我的藏身洞和庇护所。采摘野果和狩猎的本能催动我搜寻茂密的丛林和幽翳的暗角。我的触觉在和各种皮毛、各类物体的接触中变得敏感。四季不断变换的气息和色泽让我陶醉。我贪婪地品尝各种野果，甚至冒着中毒的